

小镇上空的风筝

张怀帆◎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镇上空的风筝 / 张怀帆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06-6356-1

I. ①小…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615 号

责任编辑: 孙 静

责任校对: 陈 凯

装帧设计: 王 欣

出版人: 李华敏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天津市方正汇智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176 千字

印张: 9.25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目录

第一辑 生命如斯

- 一棵梨树突然开花 003
贫穷后来会成为一盏灯 006
谁更知死亡 014
一只耳朵丢了 020
活着的光 025
苦水新枝 033
苦味的故乡 040
灵魂是一种信心 044
灵魂、上帝和命运 048
向死而生 055
问世间情爱为何物 061
幸福与感恩 068
病区 073
春天，去监狱探亲 086
鹅岛湖 092

- 火车上的散句 105
雨鸽 110
小飞机的蓝 117
天堂是书店的样子 120
最后的自然是女人 123
排队 127

第二辑 小窗微明

- 原来我们都无知 133
生而知之 135
谁转动了宇宙 137
生活在中间 140
快乐不是拍手跺脚 142
跟着感觉走 145
友谊是一杯茶 148
知死而生 152

一个真诚热爱文字的男人

目录

- 呼唤理性 156
时间之谜 160
幸福不忘愚蠢 164
美德和权力不可兼得 169
黄金何时会成黄脸婆 173
生活是最基本的职业 176
知识丰富人生 181
思想的尊严 186
吹响生命的芦笛 190
心灵镜片 194

第三辑 信口说说

- 女人如何美丽 203
男人如何魅力 207
屁大的事 212
鸡是怎么变呆的 217

- 我很虚伪 222
我很熊包 226
哪个是我的脑袋 230
我的 2008 之“最” 233
给儿子老师的一封信 244

第四辑 写着安静

- 开博一周年记 251
让诗回到心灵 255
后来者的春天 259
答长庆油田记者问 264
北京领奖花絮 269
作家富豪榜是拿作家当猴耍 272
长安，一面哭墙 274
小镇上，有一盏安静的萤灯 277
寻找我自己 285
在小镇和大城之间 288

一个西部边远小镇的居民

第一辑 生命如斯



第一辑 生命如斯

一棵梨树突然开花

旧历：1971年3月12日午时。

据说，就在那一天中午广播喇叭响的那一刻，我由邻居奶奶接生来到世间。这件事对于陕北一个名叫曹塔的小山村来说只是多了一条消息：上院他二妈生了，儿子。通常这里的村民对谁家的牛下了头牛犊也会传出类似的消息，只是信息要略少一点：无人问及性别。但这件事对农民张景星和薛桂英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不光要为他们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安置一个本已十分紧张的住处，更要想办法让他清汤寡水地活下来。后来，他们做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我所知甚少，只从我现在依然没有脱贫的身体和他们一脸的艰苦奋斗就可以约略推想。然而，他们却无疑成功了。

后来，当我能反观我出生这件事时，曾多次问母亲，在身怀我时是否做过什么重要的梦，比如白须长者托梦，比如梦见蛟龙出水、旭日东升；是否看见过什么流星、闪光之类。但母亲

一概摇头：确实做过很多梦，都忘了；至于闪光流星，也许有，但她几乎不看天上。

我虽失望，但并不甘于这样的回答。生命怎么可能是这样的粗疏和来去无由呢！因为我看见过一头牛掉下悬崖时，山川会有长久的沉默，一朵乌云也会遮了过来；而在小牛降生的那一刻，天空好像一下子变得明亮了。

是的，生命的降生一定是庄严的，就算是被从伊甸园驱赶，或者女娲率意的抔土，也说明生命来源于高处，并携带某种旨意。

那么，我是怎么回事？这么多年，当我一再回想，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我出生时自己的情景。因此关于我的出生，对我将永远是个传说。但我怎么指认自己，那个浑然无知狗屁不懂的小混蛋凭什么后来就成了我？他给我携带来什么独特的信息？如果没有，他为什么没变成别人？

是的，一定有一件重要的事在我降生的那一刻就发生了！这个庄严的事件需要我自己去寻找，需要我自己确认。

在我不断地寻找中，有一件事越来越在我脑海清晰，并不断得到确认：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家门前半坡上的一棵梨树突然开花了！对，就是这样！

农历三月中旬，正是桃花绽放、杏花吐蕊的时分，而梨花还在含苞。但是，就在那一刻，一棵梨树却仿佛响应着某种召唤突然开花了。谁都没有注意到它的花开，但是这个信息却传到了那个啼哭的孩子那里，成为一种根植下来的记忆。直到有

一天,当后来的我在一个春天走进这个已经被废弃的小山村,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还站在那里,周围是满目苦焦但温暖心的黄土,是断了炊烟却还能听到声音的村庄。那种隐忍的、忧郁的、忧伤的、洁白的、热烈的、安静的、坚守的、寂寞的、丰富的、单薄的、软弱的、坚毅的、苦涩的、芬芳的气息仿佛一下就与我接通,我在一瞬间就感到了他的心跳!那一刻,我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那一刻,我手倚树干与他执手相看泪眼……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我指认的不是一棵坚硬如铁的枣树,或者一棵挺拔的白杨?但我知道要遵从自己的内心,遵从自己的怦然心动。是的,没有什么再使我觉得有一个遥远的记忆突然复活,没有什么再使我仿佛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棵突然开花的梨树,裹着泥土的深厚气息,掺着草叶苦涩却又微甜的芬芳,一阵风也许就会把花朵摇落,一场雨,也许就会零落成泥。但是现在,他站在半坡上,丰富且忧伤,寂寞却安静,像清贫素洁的修道者,又像热烈蓬勃、向死而生的生命!

风将最终带走他的信息,向高处;而现在,他在风中素面安静,把根一寸一寸伸进更深的地层……

贫穷后来会成为一盏灯

贫穷真的不怎么美好。当读到“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样的句子时,我确信那个外国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至少有面包,并且绝对没卖过火柴。我理解他的形而上,但当贫穷成为“活着,还是死去?”这样的直接拷问时,是没法把胃安顿下来去听风声的。还是中国人说得实在:贫穷比无知更可怕!

好像有点不幸:在我无知的时候,我同时经历了贫穷。

我的父母是陕北大山里的农民,我家的祖坟里埋的都是清一色这样的穷人。陕北把农民叫“受苦人”,绝不是像皇帝管自己叫寡人或朕的自谦,而是名副其实的定义: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午锄禾,汗滴下土,年复一年。而那些年,不知为什么,“受苦”的产品是贫穷,一无例外的贫穷。

贫穷首先是对不住胃。不知人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个贪得无厌讨饭的袋子,如果不是它,我童年时就可以去听听风

声。但我不幸也有这么个袋子,尽管小,它却一点儿也不打算闲置。我的父母除了把脊背亮给白花花的太阳祈求换得装胃的糙饭外,再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家里有五个讨饭的无底洞,无论父母怎样拼死拼活都供不应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日常食品是一日两餐的小米饭、高粱面,且限量供应。而我那可恶的胃总是对高粱面提出抗议,因为它在胃里就会变成棍子一样坚硬的东西,我为从身体里排出这个家伙常常痛不欲生。但如果不吃,怎么能保住小命呢?那时,有的晚上,我们一家人会围在土炕的煤油灯前,神情困倦且严肃地用手揉搓晒干了的榆树皮,搓下的粉末掺在高粱面里可以增加黏度,否则面煮在锅里就煲成了粥。经过这样的晚上,第二天吃饭时我就不再敲碗,很安静,仿佛知道了宿命。在饥饿难耐时,我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家饭柜的筛子里,一般会保留几个干瘪的窝窝头,纯绿色食品,百分之百糠制品;另一种是同样在饭柜里,会放有一盆“炒面”——燕麦面炒熟,佐水搅拌可和成软固体,低糖低脂高蛋白。这两样救命稻草不是正餐,轻易不许动用,但我是家里老小,弱势群体,属于全家保护对象,有时还会享受到特赦。可恶的是这两样东西非得要噙着眼泪才能下咽,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生邪念。如此,那时便盼春暖花开,可以揪榆钱吃,可以摘山杏,总是另一番滋味;更盼入秋,核桃、梨、苹果结得也像芝麻似的,但总让我可怜的胃知道我并不是想把它置于死地。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竟然有好吃的东西!有一次,

乡上来干部，派饭到我家。等饭端到炕上，我一看，是白面条！我爸让我待在炕角一边，但我忍不住回过头眼巴巴去看。那个干部盘着腿闷头享用，每发出吸面的“刺溜”声，我的口水就不断地涌出。谢天谢地，总算给我留了稀疏的一碗。我妈把我拉到灶台的角落，特意又加了一勺汤。我像小偷、又像饿狼一样三下五除二就灌进肚里，仿佛听到我的肠子都发出愉悦满足、感恩戴德的声音。但我同时看到，我的哥哥黑着脸，愤愤地看着我，似乎又有些悲哀。我找他说话，他一声不吭就走开了。

有一次他却对我极友好。那是有一天父母下地干活的时候，我们家的一只老母鸡下了个蛋，呼天抢地打报告，活像现在作家写了篇文章后的炒作，生怕全世界人不知道。我哥哥赶走母鸡，让我踩在他的肩膀上，把那个热热的蛋从房檐下的窝里取下来，做贼似的躲在灶台后，把鸡蛋打进一只铁勺里，生起一把柴火，烧熟就吃。鸡蛋滋滋地冒着热气，放在嘴里烫得厉害，可等我再要吃第二口时，发现勺子已经空了。但那满屋子的香味，现在还能闻到。我妈妈晚上回来，还问起了：算时间那只鸡今天应该下蛋了呀，该死的！我和哥哥都低着头，没敢多看一眼。过了几天，在县里上学的大哥回来了，临走时妈妈煮了五个鸡蛋，给我们俩人只一个，她从头上抻下一根头发丝，把去皮的鸡蛋从中间一锯两半，不多不少。用不着递到手上，直接塞到我们嘴里，刚好一口。那时的鸡蛋为什么那么好吃？现在的鸡蛋却总有一股鸡饲料味！

秋天的时候，我们一家要到约十里外的山里背柴，以备一

个冬天炊火之用。一般是父亲带着队,一人肩上披一根麻绳。那时,山里树木还稠,落在地上的枯枝就是我们捡拾的对象,有时也得用斧头砍下枯死的树桩,并劈开成片块状。最后把这些柴木整理成一摞一摞,吭哧吭哧背回去垛在门前。对于这样压迫身体的活,我既犯愁且吃不消,但山里的新鲜事物却吸引着我,我因此认识了许多种植物和山花,看见过皮毛华丽的狐狸和各类鸟兽,并且确乎听到过不同凡响的风声。

有时活干得苦了、累了甚至心都焦了,也埋怨父亲。那会儿他就对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并给我们唱一首歌,有点像京剧腔调,歌词是:

提篮小妹,拾煤渣

担水劈柴,全靠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

声音绝不悲伤,一副革命者的豪情。但唱过后,大家都是长久的沉默。

冬天的早上,我和哥哥从被窝爬起,提上柳条编织的筐子去田里、井路上拾牛粪。那时好像允许一家人有一块自留地了,捡牛粪大概为了积肥。我们村门前有一片梯田,前一天,牲畜们在田里自由活动,天黑回家前在井上饮水,理论上存在着

把粪排在田里、井路上的可能,那么第二天一大早刚好是收获的好时节。我还没睡醒呢,就提起裤子跟着哥哥跑出去了。这是时间的竞赛,如果落后一步,自然会被别人拾走。我本来没储存多少热量,这么一折腾,越发觉得寒冷异常。但牛粪是另一种热量,激励着我,我们在田里飞快地搜寻,如果遇到了冻成花卷一样的牛粪,会高兴地大呼小叫,赶快用手捧进篮子,像掘到了金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垂头丧气,人尚不得饱,牛哪有多余的产品呀!尽管如此,这是每早的必修课,墙角的一堆牛粪,也许就是来年的真实的白面花卷呀!而我们,真的做梦都想吃真正的白面花卷儿!

后来我上了学,来到乡镇上。学校食堂顿顿是粒粒坚硬、永不褪色的小米饭,菜是永葆革命本色、清汤白水的土豆块。小米饭像沙子,干涩难咽;土豆一律不去皮,剁成碎块,放进大锅里,倒进半锅水,拿铁锨一样的大铲搅拌,煮半小时后,水面浮一层黑糊糊的沫子,用铁勺舀出,临出锅浇一勺黄盖油,菜就成了。等盛到每一个人碗里,连一星油花都找不着。现在看来,吃得不比猪食好,那时却是我们穷孩子的命根子。价格倒便宜,菜二分半钱一份;饭用饭票,交粮后兑换。有时在路上看见一片土豆地,开着淡蓝色的花,心里生起怜爱,但胃却直往上翻。就这样的饭,吃了五年,活不旺,死不了。好在那会儿年轻、乐观,且求知如饥似渴,算是用另一种粮食贴补了身子。冬天的宿舍里,不生火炉,一个窑洞,搭两层木板床,睡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冬夜太冷,两个关系要好的就挤一个被窝,相互取

暖。衣服一般不洗,搭在哪里都会结冰,况且换洗的衣服也少。那时照镜子,觉得头发像枯草一样,脸色也惨白,但并不自怜,穷人的孩子大都是这样。几周过后,实在头晕体困,走路也无精打采,便想家。家在三十五里山外,要步行四到五个小时,但想到妈妈肯定会做最好的饭菜,胃先受了鼓励。星期六便请半天假,一步一步往回走,每次走到望见村子的时候,都会觉得泪眼蒙眬,仿佛一步都再挪不动。有一次,就走在离家一里远的坡下,腿一步都拉不开,身子软得直向后栽,最后只好爬着走。回到土窑洞里,连声音都几乎发不出。但回到家,就成了家里的节日:晚上吃一顿白面条,第二天早上吃一顿炒鸡蛋。中午,再背上一玻璃瓶腌酸菜,又一步步往学校走……

胃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运转着,习惯了也能一日一日地熬。但比这严重的问题终于来了:有一个镇上的孩子,头梳得很光,他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摸我的头,说头发里有虱子,还把我的作业本撕烂。我气得要死,但哪里有打架的闲力气?也知道打不过,只好忍气吞声地受了屈辱。后来才知道,他是喜欢我的邻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儿,而这个女孩儿在他看来对我好。其实我几乎和她不说话,有时最多用余光看几眼。我那时裤腿上打补丁,鞋子也是我妈手工做的,头上确实有虱子;而那个女孩她爸是干部,估计最低也是在我们家吃白面条的那种领导。她因此有新衣服穿,花格的,领子还有花纹。有一次我回头时,发现她正在看我,脸很快埋下去。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目光交流,从那以后,我不停地看我的布鞋和裤子上的

补丁,再也没敢看她一眼。就在那个暑假,我一边放牛,一边在山里挖草药——青椒、柴胡、甘草,终于换来了一双“黄军鞋”。大冬天,我还穿着,走路也似乎比以前轻巧。事实上,我还穿着一双爸爸手织的羊毛袜子,而脚跟破着洞;我裤子上的补丁还在,且又多了一层。这终究使我再没敢回过头看她一眼,直到小学毕业。

我终于熬过了吃小米饭、土豆块的日子,考到了重庆一所学校。临走前,村上的乡亲们纷纷来送行,他们端着山核桃、梨、小红果,向我的背包里装,有的还向我的口袋里塞东西。等走出村庄,我掏出口袋,一看,是煮鸡蛋和皱巴巴的钱币,泪水模糊了我的眼。而就在我上学期间,爸爸为我的学费,悄悄卖掉了我家一头牛,我当时一无所知。这头牛曾与父母一同耕田种地,和另一头最后掉下悬崖的黄犍牛,为我家摆脱了穷日子。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比起许多人经历的灾难和苦痛,我说这些多少有点无病呻吟。但是童年、少年的贫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血液里。我不想赞美贫穷,贫穷的确是危及身体和心灵的灾难和痛苦,如果能够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富裕。但贫穷也的确让我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地用双手创造生活,并心怀感恩,为我曾经历的清贫生活,为我那善良的父老乡亲们。我知道,就是现在,仍然有许多穷人,我也许看不到他们的苦痛,不能帮他们做多少事情,但我的心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我当然不想再回到贫穷的日子中,但我的确要感谢贫穷